

【人生风景】

陪父亲逛泉城

□潘万余

这是父亲第四次来济南我这个小儿子的家。第一次是来参加我的婚礼，第二次是和母亲一道来照顾怀孕的小儿媳，第三次是我们带他去北京、青岛游玩时在济南小住。这一次，已经92岁，只能靠轮椅行动的父亲，算是第四次来济南。

父亲是在我已决然放弃游说，将遗憾留存于心底时，“突然造访”的。是退居二线的哥嫂在我过去的文字里、日常的言语中敏锐地洞悉到了我的遗憾、父亲的心愿后，做出的圆梦之旅。

我和妻子提前一天便开始休假。带着隆重的仪式感，给宠物狗洗澡，更换床单被罩、外出购物、准备轮椅……看到父亲老屋的监控里，哥嫂、二姐装车忙碌的身影，心头的期待和兴奋愈盛。

父亲也很兴奋，近7个小时的车程，二姐不间断地发信息告知我父亲的情况，说他一点也没犯困打盹，不停地打量着车窗外的田野和村庄……

终于走进了我的新家。父亲拄着拐扶着墙，颤颤巍巍地摸到每一间屋，新奇地看着我的新房子。“比您上次来住的‘鸽子笼’大多了吧？”我故意逗他。因为那套不足40平方米的学区房，父亲小住返回老家后给起了外号：“鸽子笼”。父亲欣慰地呵呵笑着，我则是自豪地、发自肺腑地开心。晚饭时，父亲居然主动要求喝了两杯啤酒。

第二天，我们推着父亲，先从趵突泉开始游览泉城。得益于济南的惠民政策，只有二姐一个人需要买门票。他们开心我更觉自豪，一种已完全扎根济南，成为泉城市民的自豪。公园里，父亲被几个子女轮流推着，东张西望充满好奇，时而像是问询，时而又像是私语，开心与兴奋毫不掩饰地在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漾开。泉池边人流更盛，轮椅上的父亲只能从缝隙里左探右看那三股喷涌若轮的水。我弯腰低头给父亲讲着说着指着画着，已经耳背的父亲点头回应着。

栏杆边两位拍照的姑娘，举着手机在后退取景时不小心碰了一下父亲的轮椅，她们忙不迭地连声道歉，并笑意盈盈地把观泉的优势角度让给我们。我赶忙致谢，并烦请她们给我们一家拍合影。聚焦，定格！轮椅上的父亲在子女的围拢簇拥下，笑得很甜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

那天风大，泛舟品茗的计划没能落实，虽有遗憾，但父亲却不以为意。于他，有这么多子女贴身陪着，足矣！我们推着父亲又步行到了大明湖。哥嫂和二姐走沿湖有桥的那条路，我则推着父亲绕道追赶。在一条用石块铺成的崎岖的小路上，轮椅的前侧小轮受到凸起石块的阻拦后，突然变向、停滞，父亲向前扑在了地上，幸好我推得慢，加之父亲反应还算迅速，他双手撑地，有惊无险。旁边的保洁大姐见状放下手中的扫把，飞奔过来帮忙……

两个温暖的小瞬间，几位陌生的热心人，把齐鲁风韵和“二安”故里的厚重和风尚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们心有余悸之余又心生暖意！重新坐定的父亲许是怕我担忧和自责，一个劲地说“没事没事”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推着父亲，我们观赏了大明湖的夜景，在超然楼旁美餐一顿；夜游百花洲，在曲水亭街吃了特色小吃……

父亲要回老家了。搀扶着父亲在车里坐定后，我顺势抱住父亲，拍了拍他的后背。父亲和我一样没有说话，只是使劲点着头“嗯嗯”了两声。我俩很有默契，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因为父亲知道我生活得比过去还要好，他心安了；因为我知道父亲了却了一个心愿，我心定了。

(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心香一瓣】

“家在东北”

□田茹

临近傍晚，广场舞舞友刘姐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“家在东北”大姐因为心脏病突发，走了。

“家在东北”是我们这个广场舞群中年龄次长的一位。老大姐1946年生人，算算已到耄耋之年。每晚她都来和我们一起跳广场舞，按辈分就该喊“阿姨”的，可是在广场舞这个热爱运动的群体中，大家都以姐妹来称呼，一是跳舞的人永远年轻，二是没有辈分高低，大家叫起来也格外舒服。群体以小区为聚，家住附近喜欢广场舞的都来凑热闹。问起真实姓名麻烦，为了联络通知方便，大家索性以网名称呼了。

不敢置信，三天前还和我们一起跳舞聊天的大姐，就这样驾鹤西去了。大姐老家确实在东北，一个网名承载了她的思乡深情。有一次和她聊起来，说东北三省的好多人都是从山东过去闯关东的移民，但大姐很肯定地说，她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。在北京读完大学后，被分配到了山东工作。老公在大学教书，她在中学教书，两个人琴瑟和鸣，按小品中的话说，过得“那是相当的幸福啊”。

大姐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。两年前，广场舞的舞友们聚会，老大姐率三位姐妹们参与，并自称是院里的四大美女，并自告奋勇即兴演唱一首《青春舞曲》：“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美丽小鸟一去无踪影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……”大姐浑厚饱满的女中音回荡在房间，我们用手掌打着拍子呼应她，并在“啦啦啦”部分当起她的和音，很快就形成了欢快跃动的大合唱。

广场舞一年四季都在跳，每晚7:30，春去秋来，风雨无阻。或许是年岁已高的缘故，以大姐为首的四大美女往往会提前告退一会儿。每次学新舞，大姐就比着葫芦画瓢，学上几个招式；在跳舞的间隙，大姐还要去附近的厕所行个方便，回来再找个舞友聊会儿天，再蹭上几支舞，动动胳膊甩甩腿，跳舞时间就这么愉快地过去了。

虽然广场舞的专业程度不高，可大姐对这个广场舞团队老上心了。之前这个队伍的名称叫“花蕊广场舞”，因领舞的老师名字中有一个“蕊”字而得名；花蕊老师搬家了，大家又公选了跳得好的韵姐来领舞；韵姐家添孙子了，走不开，热心又喜欢习舞的海青姐又成了领队。不管谁领舞，大姐一贯支持，带着三大美女齐上阵，来了就是一排靓丽的风景。大姐说，她还负责泉城公园的一个广场舞队的舞曲下载工作，因为自己退休前是物理老师，所以对电脑、智能手机等新鲜事物运用得比较好，虽然自己家离那边比较远，年龄大了，走不动了，去那边还得坐公交，但想想群里的老姐妹指着她下载舞曲呢，所以隔几天还得去看看。

大姐要是知道谁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，就奉上自己的独门秘笈；知道谁遇到了绕不开的事，又以自己的毕生经验开导两句。金草姐的腿疼毛病犯了，她从院里拔了苍耳，嘱咐金草姐捣碎外敷；百合姐的咳嗽加重，她又寻了偏方，专门发给百合姐。知道我当时正在做人物采访的专题，大姐主动问我，要不要帮着推荐几个大学的教授，都是她的邻居，打个招呼方便。聊天中得知我妈和她年龄相近，因为有间质性肺炎影响了心情，大姐说，她要去和我妈聊聊天，有病没啥可怕的，心态好就是灵丹妙药。

大姐不光热心，还喜欢和人讲道理。去年，小区里有些人嫌广场舞声音吵，接到投诉的派出所民警过来巡看。大姐带大家跟警察解释，说广场舞是国家鼓励的全民健身运动，以后多注意，别影响别人就好。她向警察保证，一定会管好音响，不给大家添麻烦。每到高考中考期间，大姐就和大家商量暂停跳舞几天，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环境。

去年夏天，大姐缺席了一个多月。秋来了，大姐又翩然而至。原来，大姐是回东北参加她的高中同学聚会去了。大姐说，特别怀念和高中同学的友谊，少年时代的感情是最真挚的；有些同学已经走了，所以来聚会的同学都很珍惜。从18岁到80岁，这一路走来，起起伏伏，总得经历些什么，才不枉来世上一遭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况，一定要感恩，善良，乐于助人。大姐还说，明年也许就不能和我们一起跳广场舞了，她家老房子没装电梯，她腿脚不太方便了，准备搬到儿子家去住。

我们还未体验到这个遗憾，更大的遗憾来了。想必她是安详地走了，在另外一个世界，继续哼唱着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……”

【浅酌流年】

盼年的小孩

□翟云峰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看到孩子们急切盼望过年的劲儿，不禁想起小时候过年时的情景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还是个小孩子，天天画杠杠，数天数，终于进了腊月。

有一天一放学，大牙哥就拉着我去供销社。一进门，我们两个就被琳琅满目的年货吸引住了。只见柜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新鲜花布，玻璃橱窗里放着让人垂涎的彩色糖球、漂亮可爱的绒花、物美价廉的玩具。墙上挂着杨柳青四扇屏年画，颜色艳丽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张张都贴着号牌，任人挑选。我喜欢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谢瑶环》《白蛇传》《苏武牧羊》等年画。从那天起，一放学，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到供销社看年画，这些年画故事比任何游戏都吸引我，其中展现的精彩故事情节也就此深深铭刻在心中。

腊月二十八，生产队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，放假一天。队长一大早就在大喇叭里喊：今天分肉，分大米白面，分豆腐，这些福利分别按户或人口来分配。社员们听到消息，纷纷拥向生产队所在的院里，特别是我们这些放了寒假的小孩子，早就聚集在一起，等待看热闹。杀猪由虎背熊腰的老五叔来执刀，只见他扎着围裙，嘴里叨着杀猪刀，豹眼圆睁。我们看了这情景，不敢近前。觉得老五叔活脱脱就像《水浒传》里的李逵一般，真叫人开了眼界。

妇女队长大霞粗门大嗓地在库房门前喊：“分大米、白面了，都有份，谁也不许往前挤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！”她维持着秩序，让人很信服。会计宝贵戴着眼镜称米，称面，那年轻而认真的脸庞不一会儿就抹上了白面，就像戏剧里的小丑，笑死人了。

保管员三大爷，人称“豆腐匠”，他做的豆腐远近闻名。为了队里的人过年都能吃上豆腐，他起五更，爬半夜，不知做了多久，从不喊一声苦和累。此时，只见他打开压豆腐的帘子，那白生生、香喷喷、嫩乎乎的豆腐立刻展现在人们眼前，大人、小孩乐得直拍手。

生产队长郑大伯平时严肃得很，我们都很怕他。可今天他那古铜色的脸上也乐开了花，他从布兜里掏出两把馋人的红枣，分给满院疯跑的孩子。这枣可是他儿子从新疆回来的。吃到红枣的小伙伴们瞬间甜到了心头，个个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去。这一天我记下了，腊月二十八，猪肉每户二斤，大米、白面每口人二斤，豆腐每户四块。

腊月二十九，父亲领着我们哥儿四个去镇上理发，都剃了个光头。回来的路上，父亲用他那饱经沧桑的大手，抚摸着我们的脑袋，说：“年到了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年吗？相聚就是年啊！”听了父亲富有哲理的话，尽管腊月的寒风彻骨般猛烈，可我们的心里早已住进了春天。